

眼看天气越来越热,麦子也快要收完了,一年一度的端午节又悄然而至。

在我们这边,端午节没有特别隆重的活动,也没有五花八门的讲究。从小到大,我心里的端午就一件事:吃粽子。别的地方粽子花样特别多,有肉的、蛋黄的、豆沙的,口味各种各样,但在我们这里,最简单的白米红枣粽,就是老百姓眼里的顶配。不用复杂的馅料,不用花里胡哨的做法,干净的糯米、甜甜的红枣、清香的粽叶,煮出来就是最地道的端午味道。

每年一到端午,我最先想起的就是奶奶。小时候,家里年年都是奶奶亲手包粽子。那时候,日子过得紧巴巴,平日里难得吃上什么像样的吃食,可端午这天,奶奶半点儿都不敷衍。她总会提前把糯米淘洗干净,泡上几个小时,把亲手摘的、提前泡好的粽叶一片片洗得干干净净,码得整整齐齐,红枣饱满均匀。一切准备妥当,就坐在院子里慢慢包。奶奶的手很巧,包粽子特别利索。折叶子、装米、放枣、压紧、捆线,动作熟练又稳当。那时候我年纪小,不懂大人为什么过节总要忙前忙后。我只知道,一看到奶奶包粽子,就知道端午真的来了,心里就踏实、开心。一锅粽子煮上大半天,整个院子都是粽叶的香味。粽子刚出锅的时候热气腾腾,剥开叶子,白白的糯米裹着三颗红红的枣子,看着就喜人。

小时候的端午,最让人温暖的不仅是自家的粽子,还有亲戚邻里之间互相送粽子的情谊。那时候,妈妈的姊妹弟兄们、村里的伯伯婶婶们,每到端午便家家支起竹篮、备好箬叶,忙活着包粽子,随后各家各户串着门儿互相递送。大家不为送什么贵重物件,就图个端午的热热闹闹,续一续邻里亲戚间的人情味儿。你送我几个,我送你几个,简简单单,却特别暖心。我上小学那几年,最期待的就是端午前后放学回家。每次推开家门,桌子上总会摆着各种各样的粽子。有的是大姨送来的,有的是二姨拿来的,还有隔壁邻居婶婶送的。每家包的粽子松紧不一样、甜度不一样,但每一份都是真心。那时候的快乐真的特别简单。不用买零食,不用买玩具,只要桌上摆着一堆圆鼓鼓的粽子,我就觉得过节真好。小孩子的幸福感很简单,一点点烟火气、一点点被人惦记的感觉,就足够开心好久。那些年的端午,没有奢华的仪式,却充满人情味,也是我长大后最怀念的时光。

长大后,我成家了,来到婆婆家生活。环境变了,身边的人也变了,但过端午包粽子的习惯,一直没变。婆婆不太会包粽子,手指总显得笨拙生疏,包出来的粽子歪歪扭扭,模样算不上周正,捏得也松松垮垮的。所以这几年每到端午,婆婆都会专门叫来隔壁手巧的姐姐来家里帮忙包粽子。邻居姐姐人很随和,每年一叫就来,从不推辞。两个人坐在厨房里,一边聊着家长里短、近况琐事,一边麻利地包着粽子。厨房里粽叶舒

年年端午粽子香

○高芝娟



展,绳子、糯米、红枣整齐地码在桌上,热闹的烟火气瞬间弥漫开来。看着她们熟练地包着一个粽子,我总能瞬间想起小时候奶奶包粽子的样子。时光虽然过去了,很多年,可端午的画面,依旧那么熟悉。

说实在的,我并不是特别爱吃粽子。年年端午包粽子、吃粽子,对我来说早就不是为了口腹之欲。粽子不是什么稀罕物,花几块钱就能买一大串,超市里常年有售,口味比家里做的还要丰富多样,可我们还是一年又一年,坚持自己动手包。我慢慢明白,大人年年坚持包粽子,真的不是为了吃。包粽子,包的是念想,是习惯,是情怀。奶奶当年包粽子,是想让孩子们过节有仪式感,想把最好、最朴实的东西留给家人。亲戚们年年互相送粽子,不是攀比,不是客套,就是惦记,是邻里之间最朴素的感情。大家借着这小小的粽子走动往来,维系情谊,感情自然不会疏远。到了婆婆家之后,年年请邻居姐姐来帮忙包粽子,也是一样的道理,一来延续过节的老传统,二来邻里之间互相帮忙、互相照应,日子过得更有人情味。

如今的生活愈发便利,想要的东西几乎都能买到,可年的味道、节的韵味却渐渐淡了。很多节日过得和普通日子一样,没有期待,没有热闹。可唯独端午,只要闻到粽叶香味,我心里就会瞬间安静下来,就知道:过节了。人越大,越明白,真正珍贵的从来不是东西本身,而是背后的心意。一只普通的白米红枣粽,不贵、朴素、简单,却盛着我从小到大所有的端午记忆:装着奶奶的疼爱,装着亲戚的惦记,装着邻里的温暖,装着小时候最简单纯粹的快乐。

妹妹从乡下打电话,说想带娃来西安看手,说娃手脱皮,很厉害,手心像刚刚出生的麻雀。手脱皮应该不是啥要紧的病,我劝她带娃到县城的医院看看,说没必要来大城市,大城市的医院收费能把人吓死。可妹妹说,镇上县上的医院看过好多次了,都没治好。每年都会脱一层皮,脱得人都不敢看。妹妹似乎已拿定主意,说还是来大城市吧,她一厢情愿地认定省城的医院一定能治好娃的手。我说,那就来吧,反正是明天星期五,看完顺便带娃到处逛逛。

第二天一早,妹夫就打来电话,说他们已经到了城西客运站,说想去儿童医院。我说,既然来了,就去二附院吧,那里的特色就是治疗皮肤病。告诉他们在北大街十字下车,往东走一二百米就到了。中午11点多,妹夫打电话说看完了,问咋去我住的地方。我怕他们一时半会儿找不到地方,进一次城不容易,别逃了路,为保险,就让他们打车,担心他们心疼钱,一定会舍不得花那钱,就说坐到了我付司机钱。妹夫打了好几次电话,说司机也不知道地方,我在电话里说了几次,司机总算把他们拉到了我说的地方。我过去付车费,可妹夫说,给过了。一转眼,妹夫却不见了,我问妹妹,她说,到前面

看火车

○蒙夫

买西瓜去了。我埋怨,说到了这里就别乱花钱了。可妹妹说,妈在你这里,空手进去像个啥!

一下车,妹妹就不停唠叨,说城里的医院真是看不起病,三百块钱一下子就没了!她还拿出医院开的药让我看,说这么一点药凭啥要那么多钱。

下午,我领着他们去大雁塔广场逛,晚上想让他们看看音乐喷泉表演。妹妹一边走一边问11岁的外甥西安好不好,外甥一个劲地说好。妹妹说你回去好好念书,长大了考上大学就能天天在城里生活。

在广场西侧的雕塑公园,看到用黄铜制作的关中农村“八大怪”的雕塑,妹妹一个劲儿感慨,一会儿说,哪里来那么多的黄铜;一会儿又啧啧称赞,说做得咋那么像,跟真的一模一样!

晚上9点,广场的音乐喷泉表演更让妹妹一家高兴得不得了,说,城里人真是把福享扎了!

回到家已10点多了。妹妹摸摸口袋,慌里慌张地喊:钱咋不见了!我问多少钱,她说一百多呢。我说,丢了就丢了,好在丢得不多。妹妹说,还不多,一百多呢!妹妹不停地责怪自己怎么那么粗心,埋怨自己怎么一点也没觉察到,还说多亏没有要我硬塞给娃的二百块钱,要不全被偷了。

第二天,我有事去了咸阳,走时让妹夫妹妹带上娃去兴庆公园、钟楼、鼓楼好好看看,来了,就带孩子多逛逛。晚上我从咸阳回到西安,听从乡下来城里给我照看孩子的母亲说,妹妹下午就回家了。我说,咋不多逛一天呢,急着回去干啥?母亲说,妹夫回家还要给人家盖房子,短一天少一百多块钱呢!我问带孩子逛了吗,母亲说,去火车站逛了。我不解地问,去火车站干啥?那里有啥好看的?母亲说,他们想让娃去看看火车。母亲的话一出口,我心里一阵酸楚,突然想起我15岁时才第一次看火车的情景。那一年,我骑了二三十公里自行车,专门到兴平县(现兴平市)看火车。我爬上停放在铁轨上的火车头,这里看看、那里摸摸,自己对自己说,这就是火车呀!真正的火车呀!没想到20多年过去了,农村许多孩子还和当年的我一样,没见过真正的火车。

诗词苑

郑国渠畔思石匠

○闫屹

旧迹梯崖忆往踪,秦川渠润岁时丰。
炭炎醋淬山岩硬,火照蓑披匠影重。
每凿一锤期稔景,常捐数币念亲容。
坟莹座座凝悲史,千载犹闻号子浓。

生日自嘲

○李晓刚

巡回甲子岁侵删,弹指流年两鬓斑。
杜甫老来愧趋走,潘郎空自负云山。
蹉跎半世成何事?寂寞孤灯慰楚颜。
幸有诗书容废朽,漫翻残页认愚顽。

过五丈原

○高驰

星落龙岗纪永年,忠魂千载薄云天。
心怀一统雄图远,目极三分伟略坚。
克复中原酬圣主,安危蜀汉展英贤。
兴亡自古多遗恨,但见秋风冷月悬。

歌乐山下的树

○丛声

忽然间,我懂得了,小叶榕根部扎入大地,树干紧密缠绕亲密无间,向天而伸,不正是革命者坚贞不屈、向往光明的象征吗?那郁郁葱葱的绿海,不正是今天美好生活的生动写照吗?

身、威逼利诱,不曾低头,顽强抵抗着刽子手。

夏风微凉,参观者脸上满是凝重的表情,默默地凝望,默默地致敬。

从渣滓洞刑讯室窗口向里望去,还原的场景令人心沉痛:暗红痕迹的老虎凳、插满竹签的木墩、锈迹斑斑的镣铐,仿佛还能感知先烈们不屈的意志。一束阳光从树梢间射落在斑驳的墙上,墙上暗淡的字迹写着:“青春一去不复还,人生谁不惜少年?为了革命求解放,愿把牢底坐穿!”显示出不畏的勇气。置身其间,历史的沉重感扑面而来,这里曾是人间地狱,却也是信仰的熔炉。

当阳光与鲜花以亘古未有的灿烂辉煌华夏曾经苦难深重的广袤土地,并在血与火中圆了梦想的中国人民献上时代的英雄礼赞时,大半个中国的城市与乡村沉浸在地火迸发般炽热的狂欢之中,然而重庆仍充斥着沉闷压抑的恐怖气息。天安门隆隆的礼炮穿云破雾,带着公正与和平的福音传到千里之外的这里,使得穷途末路的反动派对渣滓洞、白公馆的革命志士实施了丧心病狂的屠杀。先烈们用生命捍卫了信仰,用热血浸染了这片沃土。歌乐山下的一棵棵小叶榕,透过阴冷的薄雾和隐晦的火光,在惊

恐中紧紧扭在一起,向反动派展示着不屈。

走过一间间曾经的牢房,满眼是烈士奋笔疾书讨伐的檄文,以及与反动者舌战的场景。他们是那样勇敢、那样大义凛然……讲解员的催促声,把我的思绪从当年那个惨烈的日子拉到眼前。泪水打湿了眼眶,脚步如此沉重。目之所及,似乎都是烈士们凝视的眼神,每进一步,就像踏在烈士的骨脊上。我踮起脚、弓起身,恨不得变成鸟雀飞离。这片承载着烈士热血的土地,是我等顶礼膜拜之圣地。

走出渣滓洞,回望歌乐山,漫山苍翠如涛,风过林梢,似是先烈们的低语和呢喃。

我仔细寻觅,看见了歌乐山下遮天蔽日的一棵棵小叶榕,它们是那样地向太阳而生。

一棵棵小叶榕,不知在这里站了多久,它们与风雨抗争,在严寒中积蓄力量。它们目睹了77年前那个至暗时刻,见证了革命者对信仰的坚守和抗争的锐气。

站在一棵棵小叶榕下,久久凝望它们盘根错节的根系,以及缠绕有力的树干,它们抱团而生抵御风雨摧残。再看那小叶榕的叶片,小巧、平滑、圆润、深绿发亮,像被山城的雾气反复浸润、打磨过,泛出一层温润的釉光。我想,如果不是死死抓住大地的根须给它们传递能量,它们能如此光鲜耀眼吗?它们能深绿如墨、向阳而生吗?